

1/10突來的意外與無法平定的心情



奧托 otto_0107

菽原悠實 yume0724



辦公室內，桌面一側的小山才剛開始減少，雖然時間相當充足，奧托仍快速的閱覽著今日的文件。桌上的電腦雖然鮮少使用，每天依然會開著收取白塔內部的郵件，像是現在螢幕上浮現的那則新郵件，標題簡明的寫著委託報告，一如頁面上大多數的郵件所寫。

訊息才剛跳出，奧托立刻停下手邊工作瀏覽內容，這次的郵件與以往不同，是緊急事件，按下鎖定鍵，便立刻往門外走，對整理檔案的里恩打聲招呼便匆匆離開了。

今天一大早起床，悠實的精神仍舊處於不怎麼好的狀態，平常的睡眠一直都不怎麼安穩，近幾日更是嚴重，在床鋪上翻了整晚，半夢半醒之下就感覺外頭天亮了。

也因此他今日恍惚著要踏著辦公樓的樓梯往下時，腳步一個踏空，差一點滾下樓，好在不小心的跨了三階，他終究抓穩了扶手，但當腳落地時悠實不小心一個失去平衡，右腳硬生生的拐了個不自然的角度。

——超痛！！

痛的在樓梯旁抓著扶手蹲下，悠實摸著剛剛拐到的腳踝，有些發熱……看這狀況大概是扭傷了，悠實試著站起踏出步伐，但腳上的疼痛使他臉上的表情更皺成一團、十分痛苦的樣子。

雖然是軍人，但悠實的疼痛耐受力比起別人都來得差，他非常怕痛，每當疼痛一來他的焦慮感更是嚴重，但路也不能不走，悠實清楚知道不可能有人因為他拐到腳就好心扶他一把，他咬牙將重量放到左腳上，試圖撐著牆一步步慢慢走。

只是疼痛感使他除了臉色，緊抓著檔案夾的手指也都施力到泛白了。

奧托快速的在走廊上快步邁進，鞋跟難得的敲著響音，叩叩著逐漸接近悠實所在的走廊，走近信中所指的樓梯，奧托立刻注意到不遠處牆邊縮起的身影。

「悠實！」出聲喊住還在緩緩前進的人，奧托加快腳步到了悠實身邊，一見那難受的神情，便清楚內側的那隻腳肯定受傷了。

要是當時就在悠實身旁，至少能在第一時間送去醫務室。

奧托特地繞到悠實正面，左手撫上對方臉頰，將碧青色的髮絲撥向後，擔心的望著那水潤雙眼。

「我來了，沒事的。」輕抱著悠實，奧托將臉頰靠上頭髮，憐愛的摸摸頭，安撫對方不適的心情。

聽到自己名字的時候悠實震了一下，這幾天為了避開奧托都盡量不到實驗所那附近的，就連之前還外套都請里恩代勞了，為什麼奧托會正好經過這裡？又是以這種難勘的姿態被撞見，對方又要覺得他懦弱了吧。

才這樣想著，臉上就傳來溫暖的觸感，下一秒他更被攬進溫暖的懷抱……奧托撫摸著自己頭髮的觸感很舒服、但是、究竟是哪裡不對了？

意識到對方之前對自己告白的悠實在對方懷裡紅了臉，慌亂的用力推開對方，卻因為使勁過度忘了自己現在只剩單腳支撐重量，就這樣往後倒。

……就這樣腦部著地輕則腦震盪重則醒不來吧，悠實已經想放棄了，他這麼弱的人怎樣都好啦，又把想法帶往過度負面的地方，悠實緊閉雙眼準備迎來撞擊。

迅速摟起悠實的腰，將對方的重心放到自己身上，半抱半抬的確保悠實的安危。
「還好嗎？」擔心的望著悠實，神情與剛才相比好了一點，雖然眉頭依然皺著。
奧托不懂剛才悠實為何會突然向後倒，只是緊緊的雙手環抱著，避免意外再度發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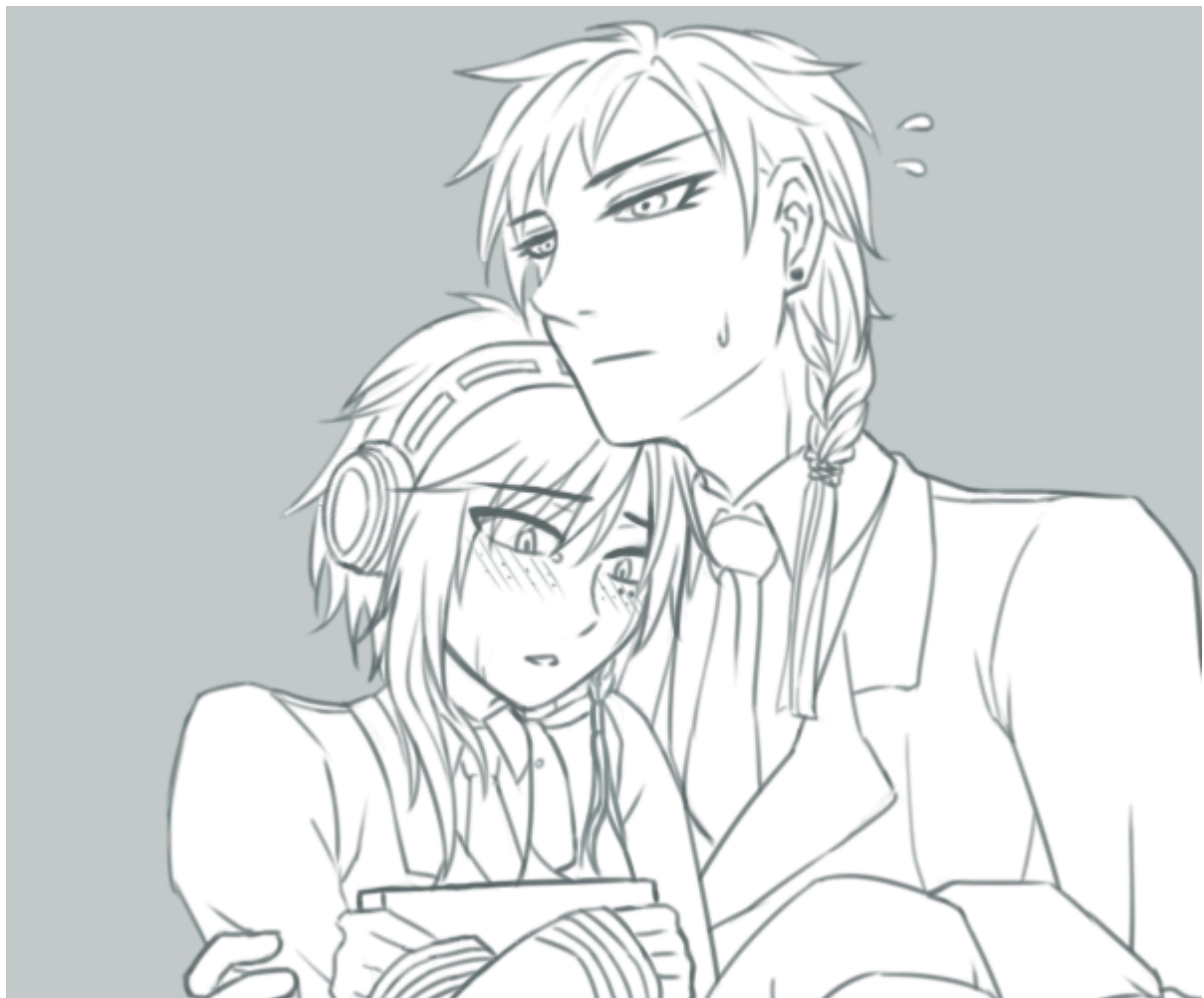
取代撞擊的是突然的懸空感，悠實不解的張開眼睛，就看到奧托擔心看著自己的表情，他現在幾乎是整個人掛在對方身上的狀態。

不行……！太近了！

忍不住避開眼神，悠實覺得自己的臉更熱了，不過還是抖著聲音開口：「我、我沒事……那個……」他邊閃避眼神邊想讓懸空的腳在地上站穩，右腳觸到地板的時候卻正好牽動到受傷的腳踝，悠實痛到本來在眼眶打轉的淚水都流了出來。

一見那落下的水珠，腦中的思緒就糾結了，奧托不喜歡眼淚，即使是出現在悠實臉上也不喜歡，因為奧托完全不懂該拿這眼淚的主人怎麼辦，平時都掉頭離開，現在這情形可不能這麼做了。打結的思緒只歸納出一個結論——不痛就不會哭了。

「我立刻送你去醫務室！」將悠實以公主抱的方式快速帶往醫療大樓，雖然事態緊急，但安全第一，要是跌倒了也只是加重悠實的腳傷，奧托踏著穩健的步伐快走著。



「欸？！等……」突然被奧托打橫抱起來，悠實的心跳漏了一拍，本來是想對方把自己放下來的，但是奧托的態度不容拒絕的樣子，而且在行進當中悠實也不敢貿然掙扎，如果摔下去慘的會是他自己。

悠實默默的把頭靠在奧托肩上，雙手則緊緊抱著胸前的檔案夾，眼睛直盯著自己的膝蓋不敢看對方。

他並不了解自己為什麼見到奧托會這樣不知所措的原因，雖然對方確實對自己告過白，但悠實僅僅認為那是奧托因為醉了才做出那樣的舉動.....但這卻又不能解釋奧托最近過於溫柔的關心，悠實的腦袋混亂了，無法理清思緒，卻似乎在泥沼中越陷越深。

希望有人能關心他、希望聽到的不是那些冷漠評斷他懦弱的話語，悠實進入白塔之後第一次有人對他這麼溫柔.....撇開輔導他的醫師不算，奧托或許是他第一個朋友。

不能否認他對奧托已經產生依賴，甚至現在即使待在對方懷裡，就算會緊張卻又有種無法言喻的安心感.....朋友是這種感覺嗎？他不明白.....

悠實就這樣沉浸在自己的思緒裡，一路上沒掙扎也沒說話。

或許是因為腳上沒了壓力，懷中悠實的表情確實安穩多了，奧托慶幸著自己作了不錯的決定。沉默的走廊迴盪著快速的叩叩聲，毫無遲疑的直達醫護室內，一進門，房內醫務兵還沒提問，奧托便簡要告知傷勢，「他扭傷右腳踝。」

奧托將人放在椅子上，蹲下身，小心翼翼的慢慢拉開鞋繩，將悠實右腳的靴子脫下，脫襪子時更是格外小心，深怕悠實因自己的粗魯又落下淚來。

奧托將自己送到了醫務室。

本以為對方應該把自己交給醫務兵後就會先回去工作，悠實坐上椅子之後，奧托便輕柔的抬起自己的右腳，幫他脫起了靴子和襪子，悠實就這麼呆著讓對方脫下襪子，過程中偷偷注意著奧托小心翼翼的動作，和平時因身高關係，無法看到的俯視對方的臉。

對方小心的動作簡直像在對待易碎品.....到底為什麼要對他這麼好呢.....

悠實也多少在空閒時間聽過一些關於奧托的傳聞，但與他所知的那個奧托實在相距甚遠。

哪個才是真正的奧托？悠實不禁起了這樣的疑問。

手上悠實的腳踝紅腫發熱，雖然不是非常嚴重，但今天肯定是需要好好休息的。

奧托抬起頭確認悠實的狀態，雖然看起來有些緊張，但似乎是沒事了，放下心中的擔憂，將治療交給醫務兵，回頭填寫醫務室的進出資料。

奧托抬起頭的時候悠實避開了視線以防對上眼，在醫療兵過來治療後悠實卻又把視線移回奧托身上，偷偷觀察對方，悠實意外的發現對方淺色辮子的尾端是用自己之前送他的髮繩綁的。.....果然紅色很適合奧托先生。

這麼想著的悠實覺得很開心，不僅是因為自己沒選錯顏色，對方有把自己的禮物戴在身上也讓他心情覺得暖暖的，悠實的嘴角不自覺的勾起淺淺的弧度。

然後他突然想到，那天他沒有祝奧托生日快樂呢.....

單子上的基本資料對奧托來說完全不需要詢問本人便能正確填寫，快速書寫完成後，連請假單也一併寫好，對奧托有點印象的醫務兵很乾脆的在請假單上蓋章。

「我去幫你請假，今天就好好休息吧。」奧托伸手摸摸悠實的頭，微微的笑著。

見奧托又走回來，悠實趕忙避開視線，頭頂被溫柔的大手覆上，對方說了要幫自己請假。

「啊、但是工作.....」雖然自己的工作也居多是跑腿跟雜務性質，但總覺得這樣請假似乎不太好，悠實抬頭看往奧托。

「帶傷工作效率低，而且會延後腳傷的恢復，好好的休息養傷是必要的，早點好才能專心工作。」奧托雖然嘴上這麼說著，自己卻向來不太遵守。

年前和耶吾帝打架打到都快站不住腳，他卻只在病床上待了一天便出院，當時左手上的傷明明還未癒合又被加深了傷口，即使奧托如此亂來，天生的好體質與軍區內的醫療資源確實讓他不需要太擔心。

不過悠實可不能如此草率了，必須細心呵護才行。

「唔.....嗯.....」對方說的有道理，悠實皺眉看著被繃帶包起的腳踝，雖然只是扭傷，但是硬要走路加重症狀的話那就不是一天兩天好的起來的了，何況還是疼痛耐受力特別差的他呢.....「我知道了.....我會好好休息。」悠實點點頭，今天在房間就做些不需要走動的文書工作好了，自己興趣上的某些跟蹤報告也需要整理。

「那我就先離開了，回去的路上要小心喔！」打聲招呼後，便匆匆離開。

時間允許的話奧托是想送悠實回宿舍的，但辦公桌上的那堆資料可沒那麼悠哉能讓他慢慢來，況且辦公室現在只有里恩一人，要是有些甚麼意外可是非常難辦的。

悠實都來不及反應，奧托就匆匆走掉了，說起來現在確實還是工作時間呢.....讓對方送自己過來，希望沒耽誤到他了.....

.....之後還是找個時間把那句生日快樂補上吧.....。

在心裡這樣想著，悠實小心地站起。

醫療兵叮囑了自己一些關於扭傷治療的注意事項，他的傷似乎偏嚴重了些，連醫療兵都覺得穿著軍靴還能傷成這樣很不可思議了，被叮囑了傷好前盡量不要用受傷的腳走路，悠實接過醫療班提供的單邊拐杖小心地站起，就這樣撐著慢慢走回宿舍去了。